



痛

「這麼年輕，不該啊……」推拿師傅對我手腕的發炎程度嘖嘖稱奇。伴著淺淺難耐的哼聲，我幽默地回應：「是仗著年輕，活該呀——」

師傅捧場地笑了下，接著問：「感覺如何？」

我將那隻盤踞在手臂內的殷紅生物，形容成一個「痛」字。

我知道「痛」是活生生的，闔上眸就能「看見」她蛇一樣的琉璃眼睛，那豎成一線的尖銳瞳孔像水銀凝成的針，細針在肌肉與筋膜間癡狂竄動。她燃燒自我，鮮血浸潤乾燥而焦黑的外皮，變得赤滑又燙手，彷彿剛劃破母親子宮而出的躁動幼獸。那黏膩感腐蝕著我的骨肉，由內而外蠶食精神與肉體。

但多說無益，於是我克制欲溢出唇縫的呻吟，故作鎮靜地看著師傅併起雙指探我的傷。「痛」被師傅掐得無處可逃，掙扎撕咬起我的肌肉，體內漁網般的神經與她散亂的髮糾纏一起，皮下彷彿埋了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導線，火花四溢的漏著電。

聽著腕關節發出「喀喀喀」的幽怨怪笑，我終是難耐的喘出哼聲示弱。師傅沉吟半晌，看不出憂喜，只是命我換好浴袍後趴下。隨著後繫式的浴袍被拉開，沾滿藥水的熱毛巾覆上我的肩頸與臂膀，蟄伏在體內的「痛」不知不覺被悶得缺氧，但即便折了燄氣她也還倔強地齜牙咧嘴，用一腔不知名的憤恨向我示威。

我無聲的與「痛」對峙，直到毛巾在涼透後被拿起，水氣羽絨般散逸於空氣，我才不禁發出一聲喟嘆。發炎的肌腱久違地感到涼爽，心裡不覺像遇到水井的沙漠苦行者，對上蒼賜予的一線生機感動到眼眶泛酸。隨後推拿用的藥膏帶著霜淇淋的質地沾上皮膚，那微微的青草味像風，醫生的十指如柳葉，隨風穿引在經絡與穴道間，梳開肉身中那混沌的難受，令我感覺像是在和煦的陽光裡與輕柔的微雨相遇。

然而倏忽之間，風裡颳起看不見的肅殺。飛柳凜然一震化為細薄刀鋒，無聲無息割刀於「痛」。我嚥下喉頭翻湧的哀求，靜默顫身，感受體內那洪水猛獸亮出的獠牙與揮舞的爪。雙方週旋著——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師傅出手如刺骨冷雨，鋒芒所觸之地泛起一剎寒色刀光；「痛」步步退卻，被壓制的無可言語，她眼裡的火夾在血淚裡墜落，逶迤出一道熾熱軌跡，燙得我像溺者貪婪喘息。

冷熱戰得難分，血光劍影在我心底化為一字苦。直至最後一場干戈落定，我彷彿聽見一聲鈺鳴，猶如梵音在我體內盪起漣漪。屠戮後的死寂沁出一份空靈，「痛」一動不動躺在餘燼中。師傅收了手，蒼啞的嗓子朝我發出一聲清明指令——「多休息！」

換上衣服，我踩著飄然的腳步而去，低頭看見毫髮無損的皮膚時覺得不可思議，並為手掌能靈活張握的表現很是感動。但師傅委婉的制止了我的僥倖，然後熱心招呼道：「來！喝茶！」

他指尖的藥味已被洗淡，僅餘幽微清香。茶水緩緩倒進我眼前的杯裡，雲煙裊裊，四周漫起醉人芬芳。我端起小巧的杯子，他忽然語重心長說：「若學會喝茶，可以比別人多活一輩子呀。」

我似懂非懂，他和藹地教我端起茶淺啜一口，然後啟唇吸入些許空氣，再用柔軟的舌將茶水壓成薄薄一片，浸潤每一顆味蕾，最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後才是輕輕推入喉中。

「如何？」暖茶下肚後，師傅含笑而問。

我直覺得回答了「甜」，他則領首道：「更準確說，是甘。咽、喉、牙齦、舌尖——整個口腔，每次呼吸都感到口舌生津，這就是回甘。多花個幾秒鐘好好喝茶，呼吸都能是享受。慢點兒品嚐才值得回味，不是嗎？」

我愣了半晌，低頭看向自己交扣的手時，好似聽見「痛」孱弱呢喃。那聲音無摻恨惡，只有純粹的哀憫緩緩傾訴——「是啊……停下，休息吧……」

用左手撫了撫另一邊潛伏著「痛」的關節處，我若有所思的品了口茶。慢下光陰，唇齒間流動的氣如潺潺河水，滿腔溫潤的清新隨之流淌。那茶水甘得如春風暗香，如秋雨新霽，如輕擁月光的海潮。我垂下眸子，低聲卻鄭重地說：「謝謝。」

師傅爽朗笑道：「年輕人唷！要加油，回家努力偷懶吧！」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－推薦獎

聽著這風趣地正經話我不禁莞爾，點頭允諾了他。當回到歸處，我封起那令我執著成傷的畫筆，並坦然對自己的身體認錯、改過，也對那個，盡力制止我摧殘自身的「痛」說：「謝謝。我懂了。」

懂了該停下，懂了能回頭。懂了——生活也許帶點苦，但還是有所美好處，值得慢慢體悟。

